

泉源



本刊

每六週出版一次

加拿大貳等郵資許可證一六五一號

編者：「泉源」編輯委員會

記：關樹保

版：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通訊處：THE FOUNTAIN,

P.O. 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遠東通訊處：香港

郵箱四六八八號 黃先生轉

宗旨

聯合信仰純正，有同一異象與負擔的弟兄姊妹，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地極。

我們的信仰

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相信全部聖經每章，每節都是神所默示的。「祿（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十六：16）「基督耶穌降世，爲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一：15）

「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爲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四：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爲，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一：8）

祂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爲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馬太九：36—38）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四：6）

注意

如欲轉載或翻印，
請先得本刊書面同意。

● 免費贈閱 ●

歡迎函索

泉源

第十二卷 第三期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
(本期出版六千一百份)

徵稿簡則

歡迎各地基督徒投稿。

本刊特別歡迎福音性文章。稿件可包括見證、散文、短篇小說、傳記、隨筆、書籍評介、研經、專題性議論文、詩譯作等。請避免寫講道式文章。稿件最好在二千字以下。請以禱告心情寫作，並為已信和未信之讀者及本刊同工於主前代求。

一切稿件由編輯及同工以禱告心情決定取捨、刪改、轉載、發行單行本、用作福音單張，或譯成其他文字。

本刊不設稿酬。

投稿人請附真實姓名、地址。稿件可用筆名發表，但本刊不能刊登隱名的來稿。

你要在暑期搬家嗎？請將新地址連同舊住址，船條寄給我們。

6 花和光和愛
莊妮

2 壓榨下的馨香
混和着血淚的聖詩
失明詩人——芬妮歌絲比

露儀

土成

10 不合理的投訴
以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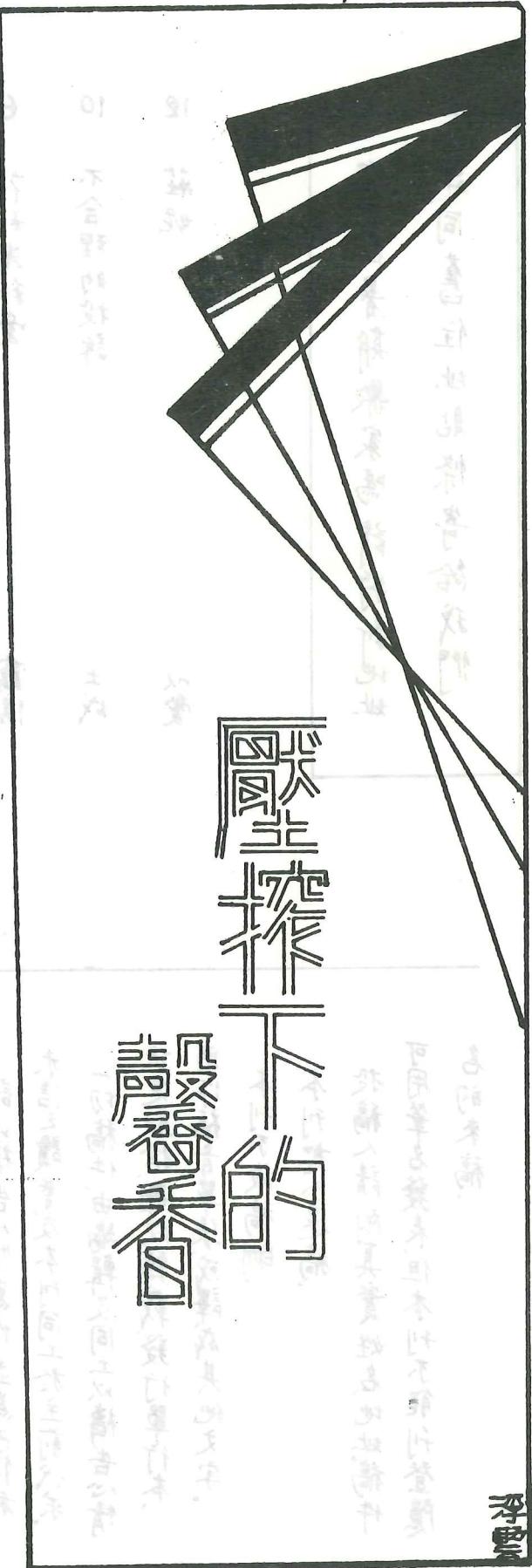
12 善

前言

數星期前，我跟一個人談話。她的丈夫最近檢查出肺部癌症復發，而且有蔓延的跡象，所以在醫院裏留醫。她本身的健康也不大好，為了丈夫的病況也顧不了自己。但就在這個時候，收到消息，得知她年青的女兒在夏威夷遭遇意外。當她正在遊覽珍珠港戰時遺蹟之際，給一輛疾駛中的車子撞倒了。她的女伴被撞下山崖，当场喪命。她自己被車子拖了百多呎，受了重傷，在醫院裏急救。

自古以來，令人困擾的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有患

難、痛苦？這些患難、痛苦往往忽然臨到。臨到非基督徒，也臨到基督徒。人生就像一條船，當苦難的波浪衝擊的時候，船裏所有的人，不論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同樣感受到波浪的衝擊和搖撼。患難、痛苦不是好受的，對非基督徒如是，對基督徒亦如是。然而在苦難當中，基督徒有一個確實的盼望，深知道這一切事情的臨到，並不是出於意外，乃是神的美意。有平安和喜樂。本文裏介紹的兩個人——史巴福和芬尼歌絲比，就是如此。前者遇到家庭的慘變，後者出生後不過六天就失明了。然而，在不幸之中，他們



不但沒有失去信心，相反地，在苦難的壓榨下，他們的生命更發出芬芳，放出異彩來。

熙熙攘攘盈船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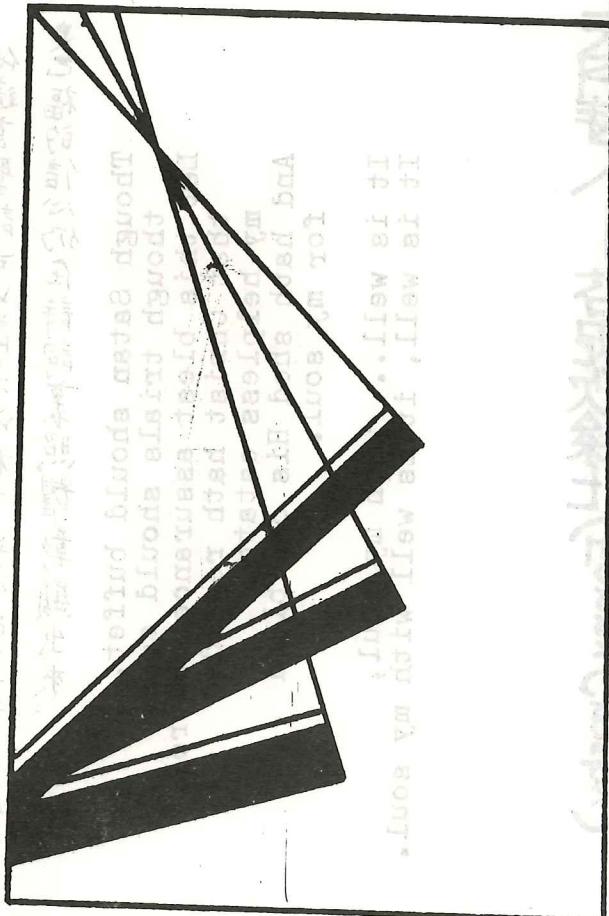
When peace like a river attendeth my way,
When sorrows like sea billows roll,
Whatever my lot,
Thou hast taught me to say: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這首詩的作者史巴福 (H.G.SPAFFORD) 是加印

一位基督徒律師。一八七一年在城大火，數百人喪生，史巴福大部份的財產也在這次火災中損失了。過了兩年，他和妻子計劃全家遷往歐洲，在那裏重新奮鬥。但因職務關係，他不能與家人同行，所以決定由妻子領着孩子們先去，稍後他自己才動身。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史巴福夫人帶着孩子們乘坐法國當時一艘最豪華的郵船夏花郵號由紐約啟航。史巴福給他們送行，答應數星期之內他便可以與他們在法國團圓。

幾日後，這艘豪華大郵輪在黑夜裏和一艘英國輪船相撞，兩小時之內便沉沒於大西洋。有二百二十六人喪生，包括了史巴福的四位女兒。史巴福夫人卻被人救起。九月後，沉船的生還者被送到英國威爾斯登岸。史巴福傷痛之餘，給丈夫一封簡單電報告知，獨自生還。史巴福收到了噩耗，儘速購得船票，趕程往歐洲與妻子相會。在大西洋途中，船長知道他的際遇，就把夏花郵號沉沒的地點指給他看。他回到自己的艙中，當晚輾轉不能入睡，但終於他的心得勝了，就寫下了“我心靈得安寧”。這首詩，詩中他說：不論是平穩像江河，或是悲傷如駭浪，不論何種境，主，你已教導了，我，我能說：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史巴福曾對一位朋友說：“要付上代價來信靠主是好的。”他讀着聖詩可以說是溫和着血淚的。直到今大作者史巴福的信仍在詩詞裏長照耀彰顯出來。

Though Satan should buffet,
though trials should come,
Let this blest assurance control,
that Christ hath regarded
my helpless estate,
And hath shed His own blood
for my sou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失明詩人——芬尼歌絲比(Fanny Crosby)

一次有一位蘇格蘭牧師對芬尼歌絲比說：“我望見得很可惜。上帝給你這麼多的才華因‘眼’為什麼卻沒有給你視力呢！”

歌絲比回答他：“你可不知道如果出生的時候，我可以求主一件事：我仍是會求祂讓，我生下來便瞎眼。”

她說：“因為當我回到天家的時候，第一張面孔來迎我的眼目，使我歡欣的，就是我的救主。”

芬尼歌絲比於一八二三年生於紐約。家境貧寒，她生下只不過六天，有人不小心給她敷錯了眼藥，就把她弄瞎了。

童年時候，歌絲比加入了聖約翰循道會。十五歲時就讀於紐約市盲人學校，在學校裏她開始發展她的寫作天才。早期的作品中有一首詩給她的母校寫詩到了三千元。

一八六四年，歌絲比邂逅了著名的作曲家吉貝理

(W.B. BRADBURY) 在白氏的鼓勵之下，歌絲比才開始嘗試

聖詩的寫作。這時她已經四十一歲了，但她似乎忽然尋到了人生新的使命感。直至一九一五年她死的時候，她不停不倦的去寫作。一共寫了不下八千首詩。她的作品並不都是上乘的，但沒有別的作家像她寫了這麼多感人的聖詩。其中，救主時刻引領我，寶貴的確據——耶穌屬我，都是最愛歡迎，最常唱的聖詩。

歌絲比從不因為自己瞎眼而自憐自悲。但她的作品中却往往流露出她個人的感受。就是因為她瞎了眼，才可以寫出這些動人的詩。例如，救主時刻引領我一詩，作有寫的時候，感受到一雙滿有恩慈，扶持引導的手。對盲眼者來說是何等的寶貴。同樣，神以看顧你，也描寫出這方面的感受，特別是詩裏其中的兩句：

Tenderly watching, and keeping His own,
He will not leave you to wander alone.

她的作品中也有表露出她的信。她深信有一天就

是回到天家的時候，她瞎眼的長夜將會終結。

Here let me wait with patience,
Wait till the night is o'er;
Wait till I see the morning
Break on the Golden shore.

給她聽。它極能安慰我的心，繼續她把福音詩
講出來。

一次，在名佈道家莫迪(D.L.Moody)所領的夏令會中，
歌絲比在席上被邀請見證她的基督教人生體驗。

最初她猶豫了一刻，但終於安靜地站起來說：「有一首
詩是我自己寫的，但從未有公開發表過。我稱它為
我靈的詩歌。因為每逢苦悶的時候，我最喜喜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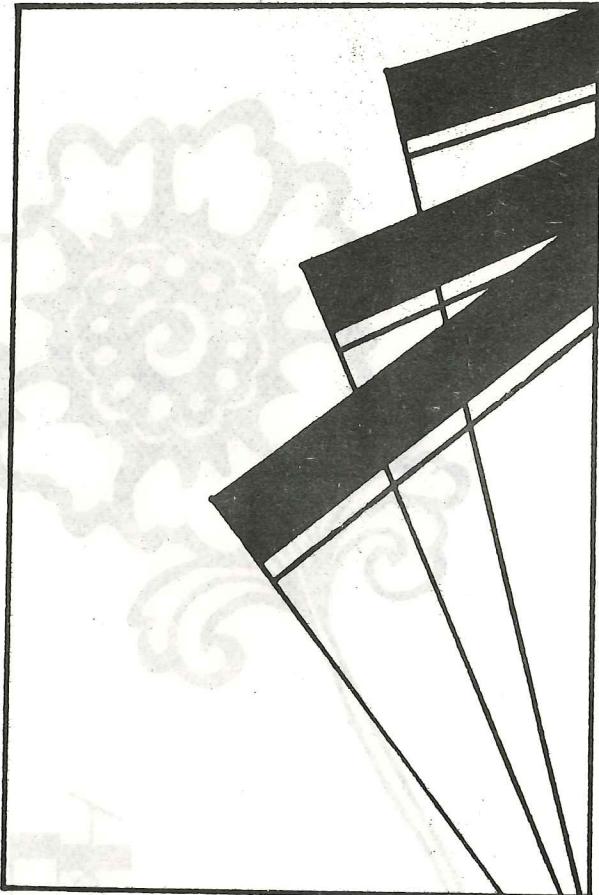
Some day the silver chord will break,
And I no more as now shall sing:
But, O the joy when I shall wake
Within the palace of the King,

Some day my earthly house will fall,
I cannot tell how soon 'twill be;
But this I know -- all in all,
Has now a plac. heav'n for me.

And I shall see Him face to face,
And tell the story -- saved by grace!

她背誦完畢，全場會眾鴉雀無聲，都被這首眼
作家臉上的光彩和她充滿期望的表情深深地感
動了。許多感動到流出眼淚來。

歌絲比的一生是活在漆黑中。她沒有看過蔚藍
和翠綠，沒有見過笑臉和陽光。但她底生命卻充
滿著光澤與色彩，像一支點着了的洋燭，上面
被燒着，下面被插着，雖是痛苦，但卻照耀了很多
人。



花和光



我和隔壁女病人共用一洗手間，但始終未見她下牀走動，也不見雜工把食物送進她房。現在才曉得她四肢癱瘓，靠管子把流質食物從鼻孔輸進體內。

護士在隔壁邊換牀單邊說：「海倫，海倫，你今天覺得怎樣？」到底她有沒有知覺？對自己的不幸是否自憐？一方面同情她，另一方面想，病房是給這類病況嚴重的人，我才不需住院。

露儀

張佈告：

「歡迎，四樓康樂室每日下午一時

至四時開放，節日包括飛鏢、繪畫、

攝影、打字、縫紉等等。」

旁邊有張較舊的紙，

「病人住院的頭三個星期不得到大

高密的樹叢在朝陽下映揚着深淺不

同的綠。這似乎

是條捷徑。穿白色綠

色制服的匆匆而過，誰也無暇注意這

平凡的小路。在晨曦中是美得那樣自

然。

晨光透過灰白色的簾子，灑滿牀上。在夜靜中使四週的環境更覺陌生。從四樓往下望，左邊是一條斜坡小徑，在太突然。二十分鐘內從看街症的變

為留醫的。現在還不大習慣戴在左

腕上的膠圈。

「早晨，我想替你抽些少血。」

「假如隔壁的病人有你這樣的靜脈，

人藉着氣管筒呼吸，那低微的節奏聲就好。她的靜脈一條也找不到。」

一天傍晚時分，被調到雙人房。隔牀

還記得昨夜那男病人在走廊另一

邊踱步，大聲抱怨無法入睡。隔壁女病

人藉着氣管筒呼吸，那低微的節奏聲

就

好。她的靜脈一條也找不到。」

「

她

就

的是剛從西北地帶坐機來的愛斯基摩婦人。她五十多歲，黃色皮膚，乍看下有點像中國人。她不會說英語，祇能會意淺易的對話。送她入院的在表格上填上 Catherine 的名字。

嘉美蓮祇不過到了幾小時，我已被她陣陣咳嗽弄得不勝其煩。持續幾分鐘的咳嗽使她面色轉藍，吃力地喘着氣。護士慰問時，她祇是點頭搖頭，甚麼地方不舒服也說不出來。

從沒有人來探望嘉美蓮。護士帶她到康樂室看電視，她不消半句鐘便回來。唯一消磨時間的方法，就是憑窗眺望。那細小而些微僵硬的身軀縮在房角一端，烏黑的髮髻被白色的睡袍襯得更黑溜溜的。她半挨半站的倚窗凝望，不知是思念數百哩外的家人，還是因病中寂寞而傷懷。

午飯後，一位穿黑長袍的修女走近牀邊。

「我是學院的修女。你是新來的病人罷。叫甚麼名字？是天主教徒麼？」

「感謝！我未聽過要為入院而謝恩的不是絕症。」

他卻回答：「你該滿心感謝所患的不是

二樓那十八呎乘二十呎的露台，成為

我瞪着她搖頭。她慰問幾句後，向隔牀走去，同樣的自我介紹。當發現嘉美蓮沒有反應，便加上一句：「你講那種方言？」應得的。倘若人的生命氣息是造物主所賜，我可能忽略了這份恩惠。

隔着布簾，我看不到嘉美蓮的反應，

這次住三樓，同房是個五十六歲的

加拿大婦人。瑪加烈瘦得皮包骨，眉間似有淡淡哀愁。但每當她笑時，整個臉

容頓時開朗，年輕了好幾年。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幾分鐘後，修女辭別：「我會再來。」

瑪加烈整天看書，都是薄薄的愛

情小說。邊看邊把收音機開了。

也曾聽過垂危的病人領甚麼聖事。一個下午，瑪加烈有訪客，猜是她丈夫。他身穿綠色工人裝束，兩頰紅紅，

不似神死到臨頭，以為靠一些儀式，可帶有酒味，坐在牀前像有說不完的話。但儘管他滔滔不絕地扯東扯西，瑪加烈卻毫無反應，祇瞪着放在牀頭的電視機。當她丈夫走後，瑪加烈把電視關掉，沒精打采地呆望天花板。

牀邊的愛情小說仍舊翻開。

此後好幾天，他也不曾來。

我每天必到的地方。從這裏可望到下面供物理治療病人作體操用的小園子。園中有個水泥砌成的方形花圃，四週栽滿花。附近豎立着一個方形，滿有小圓洞的雀屋，不知名的鳥類，無拘束地飛出飛入，款款被困病房的我。

一天中午，一個女病人自己推着輪椅來到花圃前。她雙眼蓋着綃帶，似曾施手術。她大概受了雀聲的感染，又可能因嗅到花草的氣息，見她慢慢伸出手去摸索花瓣，一會兒把手縮回，若有所思，又再伸手撫摸花葉。一連好幾次才推着輪椅離開。

就遠處我無法看到她臉上的表情，更無法猜測在黑漆世界中摸索到底有何感受。她憑記憶和想象力去構成的花是甚麼顏色？甚麼樣子？她的沉思是喟嘆失去目力，還是因懷念昔日所愛的大自然而惆悵？

「我有個表兄以前住療養院偷走。」

「大衛，大衛！」午睡醒來又聽見護士小

姐在走廊叫喚。起初幾天還以為這裏友帶衣服給他換，便窗沿水渠逃走……

我上次出院也是自己簽名的，不用醫生簽紙！」

瑪加烈對自己那次舉動引以為榮。我們假設怎樣在探病時間混出醫院，談得興高彩烈，沒有留意進來的護士。

「有禮物給你。」說着把一束花送到牀前。很大的一束花，有淡黃的劍蘭，白的雛菊，深紅的玫瑰，還有淺紅的康乃馨。忽然想起今早看過那本文選其中的一篇，作者引述三十年代我國一位女作家的一句話：

「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祇有祝福，沒有詛咒。」誰敢附和出自一個未經憂患的少女口

中的這句話？望着盛開的花，腦海中呈現着那慢慢伸出的手，和那駕着輪椅離去的背影。

真奇怪醫院當局肯收容這等人。一方面花人力物力去治療他們，被尼古丁

和酒精腐蝕得全變了樣的肉臟，另方面卻不嚴禁他們吸煙飲酒，豈不是白

費心機？有時對這些癱君子有些鄙視。

他們明知是死路，也不回頭，但那些當醫生護士的，又何嘗不好煙好酒？其實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病態的社會。

症患者，人的施予果真能將生命長途
上荆棘的痛苦減除？

終於把砌圖砌好。卻發現缺少了四塊紙片。本來是幅美麗的圖畫。現在卻在中央有個礙眼的空洞。早知如此。就不

提玩水的小池。

從東樂室借來的一盒砌圖已砌了大

多大的雨黑壓壓的雲使本來沉悶的心情更添愁意。隔着窗還能嗅到雨腥的味。

半幅畫是英國一漁港日落時的金黃色景象。砌那幾百塊紙片，不單消磨時間，更避免那些擾人的問題。

放在牀邊的「寄小讀者」讀了大半臥在

晚上探訪時間，收到一份用藍色紅色

筆下的悲觀

同情和愛，在疾病憂苦之中，原來
是這般的重大而慰藉。愛在右，同
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將這
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瀰漫；踏着

荆棘不覺得痛苦。

無可否認人與人之間的愛是患難中
的扶持，但人所能施予的又能挽回無可救
藥的局面嗎？到了愛莫能助的地步又怎
樣？同情又何嘗便被捆綁的得釋放？看
那些被煙、酒、毒捆綁的，看那些待死的絕

假若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同情，在生命
與死亡的關鍵上不足輕重，神的愛又怎
樣？「我生命中祇有^日花和^月光，^日愛和^月
我生命中祇有祝福，沒有詛咒」人的祝福才
和神的祝福分別在那裏？誰的祝福才
使生命有真正的花和光和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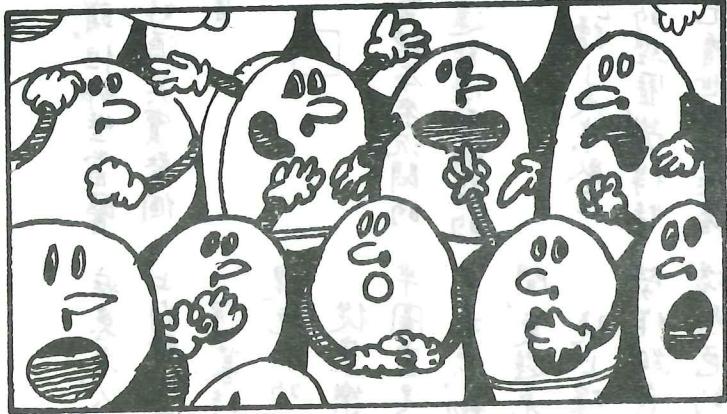
成的花，每朵花上簽有朋友的名字，暗
中大寫着兩行大字：「從心底裏祝你早
日痊癒。」在密密的簽名中看到一個陌
生的筆跡，是英文教授的簽名，下面附
帶三個字「神愛你。」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他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
因為祂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經風一吹便歸無有。

他的原處，也不再認識他。
但耶和華的慈愛，

選自聖經詩篇

不合理的投訴



在一個墮落的世代去投訴苦難是不合理的。

離棄了造物主的世界，原就是個沒有和諧寧謐的世界。人類在伊甸園背叛神後，他根本就已落在苦痛和禍患的煎熬裡去。

一個被罪惡染污的世界，着實就是一個被咒詛的世

界——不單是人，一切生靈和萬物都受着連累。

無論是染污了的海洋，無論是核子幅射塵擴散的上空，無論是病菌四散的角落，大自然也分擔了人類罪行的惡果。

人類的苦難也不是在今天開始的，自從亞當從神的面前退卻後，死亡與苦難未曾離開過犯罪的人。

看創世記怎樣記載這個開始：

「地必給你長出荆棘和蒺藜來，

你必汗流滿面纏得額口，

直到你歸了土。」

跟着，從遠古開始，我們初嚐到鬥爭的苦痛——自從該隱把他弟弟的血染紅了地後，人們的血便一直流着。

從中國到埃及，從印度到巴比倫，從非洲的森林到北愛爾蘭的街道，人們都是用着他們的鮮血去寫他們痛苦的歷史，而這苦痛歷史的頂點，就在希特拉手下千萬被屠宰的猶太人身上，或是在原子彈下的廣島看到。

(誰不知道，這些苦痛豈不是人類加在人類的身上？)

其實在一個受了罪惡禍延的世代，一切都是好過的——

看那大西洋小島上空，那龐大的七四七機盲目地以高速撞在另一架七四七機身上——利那間五百多個無辜搭客竟被付之灰燼。

看危險馬拉那怵目驚心的地震，分秒間的震撼便把數十萬人活埋了。

牠看孟加拉連那群皮包着骨的餓狼，在那殘餘的驅體沒望地叫着還有的幾口氣。

(你會否希奇在這個離開了使萬物井然有序的神的世代，一切也在紊亂？)

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都市裏，我們更要忍着一些殘酷的現實：

無辜的市民在靜密的升降機中，被刺傷、被劫掠；

無知的少女在光天之下被強暴、被拐騙去過非人生活，城中一角的梯間下面如土色的毒癱者日以繼夜在摧毀自己的生命；

多層高的樓宇頂上，竟有人把兒童拋下街中。

(這些苦痛又是怎樣來的？)

在一個墮落、紊亂的世代去投訴苦難是沒有意思的。離開了造物主的世界原就是個沒有和平安樂的世界。沒有造物主保護的世界，一切都是陷於紊亂、陷於人無可解救的糟。

那麼，造物主是否眼巴巴看着人類在這坑槽中而無能為力？

不是的。

真神原就是希望人在祂所創造萬物中享受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

但是，罪惡使這一切都改變了。更且背叛了神的人，不去歸向那創造天地的主宰，又怎能尋求祂的庇護？

着實說：神是知道每一個墮落後的人的境況：

「被造的萬物直到現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

若說苦難是我們罪惡的苦果，是我們背叛神的懲戒，毋寧說，它也是我們墮落光景中的一亮紅燈——那就是要我們歸向那創造我們的主，要服膺在祂權能底下。

不過，在苦難煎熬中，當被造的萬物盼望自己得着釋放，脫離敗壞的奴役之際，神對人類的愛很強烈地顯明了。

這愛是神的兒子來到這墮落的世界去飽嘗人世間一切的苦難——從禹槽降生開始至釘在十字架上結束——並且自己以神兒子的身份來解救我們，離這受罪惡摧殘、受苦難磨折的世代。

人們對他的記載是怎樣的？你看

「他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別忘記，他那雙被釘在木頭上流血的手，也曾是撫摸過麻瘋人、瞎眼者、半身不遂者的手。)

那麼，你應該明白，耶穌基督不是在苦難之外去安慰我們。

因此，你何必光是投訴苦難呢？你既然知道這苦難的來由，也更知道誰在你的苦難上與你認同，你豈不歸向那創造天地的真神，接受祂兒子為你罪孽解贖，使你在苦難的時代中得着人生的盼望？何況，祂不靠着祂，你才能被帶進沒有敗壞轉折的天國國度裏去？



本文是個真實故事。取材自 Joni Erickson 的自傳 "JONI"。

她用嘴咬着畫筆，向立起的畫板熟練地一筆一筆畫去。那梳着短髮的頭隨着筆尖微微地上下移動。莊妮的畫有種獨特創新的風格，筆法熟練，細膩且寫實。廿多歲的她，樣子長得鮮活而明朗，那雙晶瑩的眸子總像在說話，那綻出來的笑容跟她所畫的一般清新傳神。倘若畫的內容和風格是畫家生活的寫照，那麼它跟莊妮所遇到的實在有點兒不相襯……

是十年前七月的一個傍晚，美國東岸的大氣出奇的熱。莊妮跟姊姊一逕兒跑到海灘去。她們使勁地向着離海岸平碼的木筏游去。黃昏的餘光烘着莊妮那浸濕了的臉。她比姊姊先到達終點。她爬上那隻木筏，然後又不經意地潛進深水裏去。就這一剎那，她的頭撞向一塊岩山，整個身體立即感到一種莫名的疲軟。縱使她拼命地嘗試擺動手腳，手腳卻仍然癱瘓着。她只好忍氣，等待救星。波浪不斷地湧來，她的身體亦不由自主地隨波翻動。正忍得快要昏過去，莊妮！莊妮！是姊姊的聲音，姊姊把她從水底抱起。

「告訴我，你感覺這個嗎？」醫生拿

一支長針向莊妮的半腳輕輕刺去。

莊妮瞇上眼睛，全神貫注地等待

針刺的痛楚——但落空了。

從眼角望去，她見到護士拿着一把

剃刀朝她走來。『噢，她要剃光我的頭髮。

上帝啊，求求你，不要讓她……』莊妮徒然

地喊着。一束束金色的頭髮落在地上。

她感到一陣子暈眩，整個手術室在轉跟着

是一陣刺耳的電鑽聲。莊妮感到自己的

頭蓋骨被鑽開。慢慢地，眼前的面孔開始模糊，手術室變得昏暗，最後是一片靜寂。

對一個充滿活力的少女，四肢癱瘓的可能性是個不可思議的負荷。莊妮躺在

病牀上，除了頭和頸以外，全身都不能

動彈。身體上的痛苦固然不好受，心靈

上的重擔更是難熬，每次想到萬一整

生在輪椅上過活，她就感到有說不出的虛脫。痛苦原對她是那麼陌

生。自少她就浸溺在父母的愛裏，漫無掛慮，終日在田野間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十七歲，是個值得驕傲的年齡，而年青人渴想的，她都擁有了。強健的體格，令她在馬場和球場上成為活躍分子。姣美的面孔，亦給她帶來不少傾慕者。生命對她來看是那麼多姿多彩。

然而，此刻，生命又卻是那麼索然無味，甚至是好像有點苦澀了。

在這無援的時刻，她很自然地想到所信的神。她覺得神會醫治她。她幻想着自己是仍然步出醫院，那將會發生，一定會！」她深信。

一日復一日，莊妮躲在醫院裏，她仍期待着那從新站起來的一刻。一次又

一次，她懇求神治好她。直到有一天，那句懾人的判語終於來了：『莊妮永遠不可以再行走，但她仍有可能得回那雙手……』醫生宣告。失去雙腳的生活將會是沒有騎賽，沒有球賽，甚至可能沒有男朋友的日子。這種生活，莊妮簡直不能置信，亦不肯置信你們。

等着看，神一定會在我身上行奇蹟，我一定會站起來，一定會！」她瘋狂地強持着。

每一天，莊妮都期待着神蹟。但神蹟始終沒有發生。她仍躺在那裏，癱瘓，無援。漸漸，那原有的銳氣已消磨殆盡，由盼望轉失望，失望變為沮喪。她開始懷疑所相信的神。『神究竟是誰？她想，她究竟是怎樣的？倘若她真的愛我，又怎會連祈禱也不聽？這樣的神，信

來又有什麼用呢？』在痛苦絕望之餘，她想到了死。四肢癱瘓了的她，自殺又豈是易事？

日子越久，她的憤恨越深。在思想言語上，她都變得那麼憤世嫉俗。生存已是毫無意義。她病裏的苦澀令她厭惡神。

其他方面去尋覓人生的真正意義，烏克斯特和其他哲學書她都讀過。但這些只加添原有的迷惘。從這些思想她所得的結論，就是人生根本是缺乏意義的。越離開神，她就越感到迷惘、痛苦。她想：難道人生真的漫無目的、空空

沒有沒有真理這回事？

一個寂靜的晚上，她從絕望中向神呼喊：『神啊！倘若你真的不存在，那我委實不想再活下去。如果我是存在的話，求你

就將自己的存在顯示給我看。』

在這以後的幾個月中，藉着聖經和基督教朋友的幫助，她開始從另一角度看神。她曉得無論在安寧在

苦難，神都愛着每一個人。然而神對每個人一生的計劃都不同。人亦沒法去完全了解，因為人的智慧有限。在人看

來的痛苦，在神看來可能是快樂的前奏。漸漸地，她開始感覺到神給她這一切痛苦，可能是有祂的美意，要在她

患難中鍛煉出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從此，她對生命有較積極的看法，也不再自怨自艾。她更花時間去查考聖經，亦接受物理治療，希望雙

手得以復元。但事實卻令她失望，悲痛之餘，她唯有寫信給等待着她痊癒的愛人，要求分手。

回到家裏，莊妮正式體驗到殘廢人的生涯，是那麼屈辱無援。每早醒來，她只能躺在牀上，待人來替她梳洗穿衣。整天的生活，就在輪椅上度過。路人的注視和同情的眼光，使她的自尊心受到創傷。她所需要的，是同等的朋友之間建立一個莫名的界限，一個不可超越的牆。在人羣中她是多麼孤單。

莊妮的朋友陸續結婚，一個個地離開了。那本是孤單的心情，就更覺空虛。本知是不切實際，但心底裏仍然渴望有一個家，一個愛她的丈夫。她自己起初也不相信，但這不切實際的夢現在似乎已是實現了。他高大而粗獷，英俊而豪邁。打從第一次相識，他就把莊妮當作常人一樣，那張輪椅從未令她恥辱。他尊重她，愛護她，後來更愛上了她在海灘，在郊外，都有他們的踪跡。朋友不時勸說他們，但他們一點也不理會，只是盲目地愛戀着，直到有一天……

「莊妮，我來是跟你說再會……我發誓對不起你。我們本不談讓這段感情發展到這地步……是我錯了……我一向以為自己有能力作你的丈夫。但我

錯了，這是沒有可能的。」

莊妮抑制着眼淚，說：「可能你需要時間去想清楚……」

「不，莊妮，我已想得很透徹。這段感情是完了。」

就這樣，他便走了。

剩下來的莊妮，本該是頹唐、喪氣，但她並沒有。反之，她靜了下来，不再求神給她甚麼，亦不再埋怨神。只是接受着一切發生的，因為她知道無論怎樣，神仍然愛她，仍然照顧着她。

這順服給她帶來了一種意外的平靜安穩。歷年來生命的煎熬，終於在一刻得到了釋放。原來在苦難中，最佳的解決辦法不是掙扎，而是依從神的安排。這釋放為她帶來了一股新的生命力。

在這股力量推使下，她嘗試用口繪畫。起初只為興趣和消磨時間，後來是為了表達神在她身上所作的一切。一次，某位朋友來探望莊妮的爸爸，偶爾察覺到掛在牆上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那獨特的風格。獲悉莊妮是用口繪畫後，更覺訝異，立即要求為她開一畫展。想不到這畫展竟使莊妮在書壇上成了名，更令她成了新聞人物。不少團體報界、電視台都訪問她。這些機會更為她開拓了一條大道。

一次面對着千多名觀眾，她說：「想想，倘若我現在突然站起來，那該多好！我們一定會為這神蹟歡喜快樂。」她靜止一刻，然後說：「但有一個更令人興奮的神蹟，那就是醫治靈魂的神蹟。倘若我現在就被奇妙地醫治了，我至多可以再行走三十年之後，我的身體便會死掉。肉體的生命不過是永恆裏的一剎那，而靈魂卻可以活至永遠。」

其後，一位年青人問她：「難道你真認為神是因為你的頑固和倔強而要你坐在輪椅上過活嗎？」

莊妮搖着頭說：「我的意外並非是神對我罪孽的懲罰。只有神才知道我為什麼要癱瘓。可能祂是預知這樣的生機會令我更加快樂吧。倘若我有一雙腿，我可能仍然漫無目的地活着，結婚，甚至可能離婚……」

「那你現在是真的快樂了嗎？」

「我真的感到快樂。我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換取任何東西。我甚至感到榮幸，因為神並不是對每個人部這樣特意磨鍊的……我真感謝祂，因為從我所遭遇的，祂把我改變過來，並把注意力再放在祂身上。你知道嗎？人不一定需要四肢癱瘓，才可以親近神。但事實上有很多人卻不曉得從其他人的身上學習課。我希望你會而不需要經歷我這麼多的苦楚。」

郵局

STAMP

日期

Date

MY DECISION 我的決志

Please pray for me and correspond with me. 請為我禱告·請與我通信

我不是基督徒，但希望進一步認識基督的真理。
I am not a Christian, but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讀此刊後，心受感動，我願意信耶穌，接受祂為我救主。
My heart is move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and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ur.

我是基督徒，讀此刊後，心中受主愛的激勵，願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
求主帶領我一生。
I am a Christian.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trust that He has a plan for my future.

我是基督徒，但曾冷淡，現將自己重新奉獻給主。
I am a Christian, but I have turned away from Go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I would like to rededicate myself to the Lord.

Sex: M. <input type="checkbox"/>	F. <input type="checkbox"/>	Education: University <input type="checkbox"/>	High School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s <input type="checkbox"/>	
性別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input type="checkbox"/>	學歷 學士 <input type="checkbox"/>	大學 <input type="checkbox"/>	中學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input type="checkbox"/>
Age: 10-20 <input type="checkbox"/>	21+ <input type="checkbox"/>	Occupation:			
年齡 十至二十 <input type="checkbox"/>	二十以上 <input type="checkbox"/>	職業 <input type="checkbox"/>			

How I made my decision/ My opinion about The Fountain:

我決志的經過 / 我的意見

詳請見附回函郵件



我是基督徒，樂意在此事工上有份。附上獻金

I am a Christian, and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is work of God. Enclosed is
元為「泉源」經常費用。
\$ _____ for Fountain General Fund.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FOUNTAIN.)

NEW REQUESTS (Please use postal codes.) 「泉源」免費訂閱表 (請用郵政區號)		# COPIES 數量
Name 英文姓名	Address 英文住址	

Please put (NC) after name if he or she is a non-Christian.

如以上為非基督徒請於姓名後加註「未信」二字。



THE FOUNTAIN,
P.O.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計量及美術·書

Please print your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put a stamp here.

PLEASE PRINT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清楚:

SENDER 發信人:

Mr./Mrs./Miss

英文姓名 女生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新訂戶 (以一年為限)

new subscription (for 1 year only)

新住址

new address

ADDRESS 地址

英文地址

取銷訂閱

Stop sending me The Fountain.

POSTAL CODE 郵政區號

<input type="text"/>					
----------------------	----------------------	----------------------	----------------------	----------------------	----------------------

凡訂戶更改住址或取消訂閱
請退回住址貼條。

For change of address or to cancel subscription current subscriber
please attach address label here.



THE FOUNTAIN,
c/o Mr. W. WONG,
P.O.BOX 4688,
ABERDEEN POST OFFICE,
ABERDEEN,
HONG KONG.

遠東讀者請用此通訊處

Far East readers please use this address.